



大鹿文学丛书

刘先平◎著

黑鹿谜踪

海天出版社



大自然文学丛书

刘先平◎著

黑鹿谜踪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黑鹿谜踪 / 刘先平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5

(大自然文学丛书)

ISBN 7-80697-558-6

I. 黑... II. 刘... III. 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 第078480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周海彦 杨宏英 美术编辑: 李 萌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陈敏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25

字数: 120千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4.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黑鹿谜踪	1
黑鹿告状	1
发现长脚的蛇	4
是女王领导相思鸟迁徙	11
遭遇浩浩荡荡的野猪群	15
猪蛇大战	20
重阳岭上人字	27
小张不像猎人	31
女贼很漂亮	34
发现情况	36
狼嚎惊心	38
月夜狩猎	42
野兽找药	47
糞粒中的情报	52

跟踪的学问	55
刻在树干上的宣言	60
决斗	64
下吊弓	71
双重间谍	76
我最喜欢猜心思	80
爱的呼唤	84
奇根世界	87
一叶小舟向大海漂流	88
有毒的红树	95
两栖树木长板根	102
奇妙的指根	107
猎蜜人	113
蝼木王	120
黑蜂旋起蘑菇云	128
寻找失落的花王	135

黑麂谜踪

黑麂告状

下班刚进家门，李老师迎头就说：

“一只黑麂跑到县长家去了！”

她肯定是看到我那愣怔、茫然的神态，随即加重了语气：

“一只‘ZZ’（黑麂‘ZZ’），闯到黄山S县县长家去了！黑麂！”

黑麂是生活在黄山和浙西一带的中国特产动物，珍贵稀有，属国家一级保护。

“去告状？跑到县长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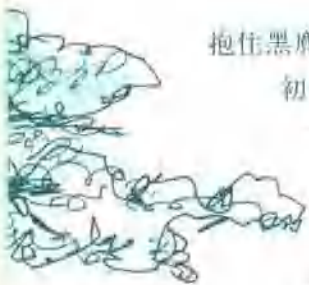
我带有调侃的诘问，得到的是确凿的回答：

“还真让你说对了。喏，报纸在桌子上。”

我连忙拿起报纸，头版上果然有条大标题：《黑麂告状》。报道了前天傍晚，突然有只黑麂一头闯进了某县长家中。家人的惊叫，引得下班在家的某县长连忙出来察看。原来是一只浑身带血的黑麂正在客厅气喘吁吁，东躲西藏。他一边叫家人赶快关门，不要再惊动它；一边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不久，保护站的人到了。这时，黑麂已摇摇晃晃靠在沙发边上，呼吸急促。保护站的王工程师小心翼翼地靠近，轻轻地





抱住黑鹿，黑鹿也乖巧地躺到了他的怀里。据王工程师初步检查：黑鹿后腿、臀部有3处伤口，以臀部一处伤口最大，最深。从伤口的状况看，这只黑鹿是在遭到豺狗的袭击后，无奈中，采取了最本能的办法，冲向居民区，以求得人类的保护。动物学家说，动物原本和人类就是朋友，在危急中，弱小动物这种在遗传密码中的记忆会被激活，投向人类以寻求庇护。



黑鹿生活在海拔600米至1200米的常绿阔叶林带和落叶常绿阔叶林带，喜爱那里郁闭良好、地面潮湿、耐阴植物较多的环境，以及丰富的食物资源。这只黑鹿为何在这个季节，突然到了低山区，又遭到豺狗的围攻哩？据王工程师说，原因可能是：原栖息地的森林遭到破坏，迫使黑鹿到低海拔地区觅食；再是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禁猎后，食草动物的种群逐渐得到恢复；对食肉动物说来，食物丰富了，种群也开始壮大。这几年豺狗的数量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使黑鹿、梅花鹿等食草动物天敌增加，生态环境失去了平衡。

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副县长正好是分管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群众在评论这件事情时，有的说是“黑鹿上访”，有的说是“黑鹿状告生态失去平衡，给它带来的灾难”。

据悉，这位县长已指示保护站尽快调查当地生态情况，将于近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受伤的黑鹿经过治疗后，已于昨晚送到野生动物救护

中心，享受特护。王工程师说：黑鹿只是皮肉之伤，目前尚无生命之忧，估计一两星期就可康复。

李老师说我曾参加过对黑鹿的考察，有着一段特殊的因由。去年5月，我们还一道去过S县，准备去与江西交界的南山探访古杉木群落和黑鹿。县保护站的人说：那边封山后，这两年五步龙、金环蛇、眼镜蛇又多了起来，你的《蛇趣》写的就是那个地方，你难道不知道那些家伙的凶险？这个草木葱茏的季节，路都没有，谁敢进去？

我还不死心，准备和李老师单独去。李老师虽然有时胆小，但这么多年随我在山野中跋涉，只要是我定下的事，到最后总是说：“嫁鸡随鸡嘛”，绝对与我同行。但最后保护站还是想尽了办法阻止了我们的这趟探访。

这只勇敢、机智的黑鹿以及那位记者的文思，成了我俩一晚的话题，同时决定，尽快赶到S县去参加考察。这主要是因为它勾起了20多年前我和黑鹿的一段缘分。

发现长脚的蛇

那年秋天，考察队进入黄山西侧，想揭开山民们传说的“天马”之谜，同时了解梅花鹿、相思鸟等的秋季生态。我只是位编外队员，受职业编辑工作的制约，经常不能和他们一道出发。这次也是两天后才乘长途汽车，又走了几十里山路，在夜幕垂临时，赶到了考察队的营地。谁知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营地里空空如也。当时条件差，所谓营地也就是借用山

村群众家的两间闲房。房东提着灯领我进去，说是桌子上有队长留给我的信。

信很简短，说是来后情况有了变化。时间又紧，无法等我。他们已分头去进行各自考察任务了，约定7天后来这里会合。因为人手太少，希望我去重阳岭找猎人小张，了解黑麂在这一带的分布、生态，如能捕到一只活的，那就立了一大功。如果因为困难太多，则可以选择一个组，去追上他们。接着详细地开列了考察相思鸟、鬃羚、梅花鹿等各组的路线、日程。

在野外进行动物考察，是有季节性的。野生动物的生活规律是严格按照大自然的轨迹运行的。虽然我也常在山野中独往独来，但失却了考察队营地的熙熙攘攘的气氛、朋友们的欢声笑语，心里还是翻涌着失落的酸味。

我迅速作出决定：去考察黑麂。其实，队长也知道我肯定会去重阳岭。几年来的相处，他们对我的脾性切得很准，还略施了激将法的小伎俩。考察队出发时，一般只带一两支猎枪，这次特意留给我一支，还有10颗霰弹，就是最好的证据。

房东告诉我重阳岭离吊桥庵不远，从这里走有40多里的山路。他问我去过没有？我摇了摇头。他对我上下打量了几眼，然后说这一带是深山，沿途没有村寨，路很难认，还要翻3个山头。虽说多年没看到老虎，但豹子、红狼、野猪、毒蛇还是不少。意思很明白：我只身不能去。

其实，他所说的种种困难和危险，无疑是给我做了最好的动员。我酷爱冒险、喜欢挑战。试想，如果不是情况有了变化，队长也不会同意我独自一人去重阳岭。我决定不和房东争论，只是非常详细地询问了去重阳岭的路，画了一张草图，

然后多给了一斤粮票，请他明早为我准备一点干粮。

20世纪70年代，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尚属起步阶段，对野生生物资源，生存状态，濒危情况的考察也才展开，更谈不上给黑鹿确定保护级别。但黑鹿的珍贵，稀有，考察队的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

黑鹿又名乌金鹿。它属鹿科动物，是鹿类中体型较大的。全身毛色近于黑色，闪着乌金般的光亮，臀高下肩，体型非常漂亮，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而在中国，黑鹿只生活在安徽的黄山和浙江的西部地区。

关于黑鹿种属的定名，还是外国人于1885年在中国采到标本后作出的。别说我国动物园从来未展出过它的活体，作为中国的动物学家，尚无一人采到标本。队长王教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上次，小邢他们



曾发现过似是黑鹿的动物，可惜因为林子太密，草太深，未能看清，更未采到标本，闹得小邢懊恼不迭，考察队的队员们更是扼腕叹息。

天刚亮，我就出发了。四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静悄悄地藏在树林中。这个季节，山民们总是天不亮就上山讨生活了。淡淡的晨雾中鸟鸣声显得很飘逸。

出了村子，就开始爬山。山很陡，比昨天的来路要险峻得多。我还背了支猎枪，虽然挺神气的，但山路窄险枪老是跟路旁的石崖磕磕碰碰的。山民们说的路程，往往比实际距离要少。我估计今天至少要走60里的山路，再加上要寻路，如能在傍晚到达重阳岭就算幸事了。可我还是一再告诫自己放慢脚步，若是走垮了，荒山野岭可找不到人来帮助。直到两腿走热了，我才放开大步。

到达山顶，一轮红日正从东面山峦间升起。深秋的黄山，犹如盛夏傍晚的彩霞，红叶、金树、碧水、黄花，在旭日中格外妖艳。对此美景，我也不敢流连，匆匆下山。

前面已没有路了，只有靠着印在脑子里的那张草图和感觉走。山外人怕走山路，路是因为人走多了才踩成的。山区大，多险阻，人又少，当然路也就稀少。山民们说的路，往往是个大方向，真正走起来，是要凭着经验和勇气的。其实在山里寻路，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你得记住标志物，如沿溪走，或沿山谷、山脊走，拐弯岔路的标志物千万得记清楚，走错了一个岔口，那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是的，现在我就到了岔路，往左是去重阳岭的，往右是去石门岙的。但两处却一在东、一在西。我只得细心地寻找、观

寮……终于在左侧的山崖上，找到一个形似猪头的突出的大岩石，这是房东说过的。尽管那边枯草很深，一丝路的痕迹也看不到，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踏了进去。进入草丛才走几步路，蚱蜢，红的绿的灰的小虫全都惊乍乍地飞起，成熟的草种也砰然炸开，向四处溅落……有悉悉声响起，在前方七八米处，掀起了草波。是只小兽？不，草波在游动，是条蛇？是可怕的五步龙、金环蛇、眼镜蛇？五步龙的一克蛇毒干粉，可致上万只鸽子丧命。从草向两边的披斜的幅度判断，这条蛇可不小啊……

我停步，再次审视周围：草坡在山坡的一块稍凹处，四周全是乱石、稀疏的小灌丛，没有大的林子，也未看出有小溪从这里流过……脑子里有团火花一闪，我提脚就追。虽然看不见那蛇，可是草波却明确指示了方向。

我没有取下猎枪装填子弹，只是一边顺手从包里抽出了自制的猎刀，一面察看了地形。跑了一小段路，我已抄到下方，将它往草丛外赶。这片深草大约有1300平方米，确是山坡上的一块凹地。

几个回合拦截围堵，终于将它撵出了隐身的草丛。看清了——我按住狂跳不止的胸口——大约有四五厘米长的淡黄汪蓝的腹部下，果然有着急速运动的四条短腿。是条长腿的蛇！

我像山民一样大声吆唤着，跳着，蹦着追了过去。终于迎头将它拦住，它几次突围都未成功。我也手足无措，背在肩上的枪特别碍事，只是用猎刀威胁它，不准它逃出我控制的范围。因为我要抓活的，这是珍贵的标本，打死了太可惜。它时

时张开大嘴向我袭来，我却去抓它的尾巴。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抓住它的尾巴，提了起来。这时它还收紧肌肉，将头强扭上来寻找仇敌。我也只好用顽童捉蛇的办法，提着尾巴抖动。只抖了四五下，它就非常老实，异常丧气地垂挂了下来。

宝贝是抓到了，可我总不能就这样提着赶路呀？谁知前面还会不会遇到黑熊、豹子、红狼？

想起儿时的顽皮，我抽出一只手从包里取出一条长裤，



先将它装进去裹好，再设法将裤脚两头扎起，然后放在包的上层。既不使它闷死，又不至于逃掉。它在里面却非常气愤、扭转着身子，用脚抓扯着。我很担心它把那条裤子抓破。

等一切都收拾妥当，我坐下美美地抽起了烟，心里泛起一阵阵喜悦。当然，这不是一条长腿的蛇，而是一条罕见的大草蜥！

考察队的程教授是研究两栖爬虫的，他曾对我说过，黄山一带很可能有草蜥的分布。山民们也说曾见过长腿的蛇，吓得见到的人不敢动。

他们将长腿的蛇奉为神明，因为只有龙才长腿，它是龙的子孙。他们并不知道，远古时作为图腾的龙，并不一定长了腿，那长长的尾巴也是到了汉代才逐渐长长的。

程教授说他多年来一直注意此物，可从来没有发现。没想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是让我这个编外考察队员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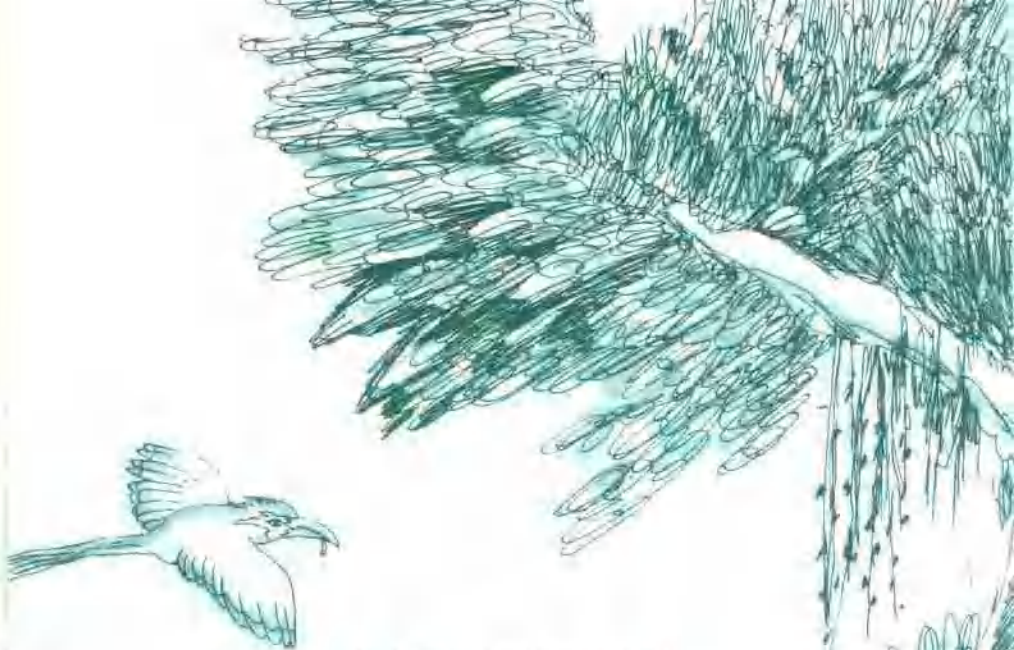
后来，程教授得到这条草蜥时，对我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感激的话直说得我面红耳赤。他想想又问：“你不怕是剧毒的五百步蛇、金环蛇，就往那里闯？”

我笑了：“这得感谢你的教导有方，那样的生态环境怎么可能有五百步龙、眼镜蛇呢？”

又问：“你怎么想到那可能是草蜥？”

我笑得更欢了：“瞎蒙的。还是你教的呀！既叫草蜥，总是在有草的地方吧，常见的石龙子这些蜥蜴，不都是在草丛中吗？既然不可能是五百步蛇那些毒蛇，追追又何妨？”

伙伴们都打趣“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是女王领导相思鸟迁徙

一支烟刚抽完，就赶快上路。在这样的深山里，我可不愿意走黑路去寻找陌生的村寨，同时也决定，不再为不值得的猎物浪费时间。

一路还算顺当，只是到了老龙潭时，却找不到房东说的可以踩着过河的石墩，对面标志物——形如凤凰展翅的黄山松，倒是非常优美地在山

